

新世代小說代表作

向陽選編

變翼的蝴蝶



變翼的蝴蝶

希代文叢 25

向陽選編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〈新世代小說展〉

變翼的蝴蝶 向陽選編 定價12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・(02)7135273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印刷者：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9416392

中華民國75年9月第1版第1刷

本書擁書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0017944—1（希代書版）

《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，不可出租，若經查獲，將訴諸法律》

分立與統合

向陽

——「新世代小說展」編選序

一

八〇年代，是臺灣文學真正找到自我的年代。在此之前，賴和（1894—1943）以降的衆多文學工作者，或在殖民高壓統治下以筆墨來冷對囚牢，或在層層限制的環境中以愛心來擁抱土地……他們的筆之拿來寫作，多半緣於外在條件的逼迫或苦悶。反帝、反封建、反殖民的使命與色彩強烈地附着在作家的心中筆下，文學本質的思考也就變得次要了。相對的是，部份作家把苦悶託之於外來的歐風美雨，在西化的麻醉中，忘掉了自己立足的土地，只亟亟於追逐文學技巧，藉供做為逃避的盾甲。

邁入八〇年代後的臺灣文壇，則有了勁健明朗的局勢，並展現了不再託付西潮的自主本

色。對於外在環境的抗爭依舊傳承著，卻不致被視為文學創作的唯一使命；對內在本質的提昇也依舊延續著，但不被拿來當成逃避的藉口。隨著七〇年代末期臺灣民主化的浪潮，以及鄉土文學論戰的衝擊，戰後世代的作家開始了悟到：文學與土地的不可須臾分離。就其有限性言，文學固然不用負擔太重的使命；就其無限性而言，則文學顯然必須與安身立命的土地相結合。主題意識與藝術技巧猶如兩翼，決定著臺灣文學這隻大鵬的高飛或頓挫。換言之，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，是而且必須是在不斷反映臺灣這塊土地的悲喜愛恨中，透過文學，來展現整個時空中持續著的被解決或未被解決的問題，並從而豐富其內涵與思想。文學水平的提昇與本土精神的深刻，正是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可以告慰於前此各年代的特色。

尤其是小說創作，邁入八〇年代後，衆多而立的新世代小說家猶似星辰燦亮，開遍了文壇的夜空。他們或秉持了日據以來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優秀傳統，繼續發皇反封建、反殖民的民族意識；或吸收了光復以來臺灣現代文學發展的豐饒養分，鋪展了多元化的文學路向——也許有人「厚此薄彼」、有人「厚彼薄此」，整體來看，他們都共同為八〇年代的臺灣、以及這塊土地上的人民，恰如其份地刻繪下了繁複多端的形貌。

二

「失去的月光」與「變翼的蝴蝶」，做為拙編「新世代小說展」的兩冊選集，基本上是

我繼「春華與秋實」（七十年代作家創作選・詩卷，七十三年文化大學出版部）、「生命的滋味」（新世代散文展，七十三年自立晚報）之後，又一次呈現新世代作家創作風貌爲編選主旨的選集。這三卷的完成，如可能再補上「新世代評論選」，相信應可總括七〇年代作家初現於戰後四十年文壇的整體形貌，藉供我們據以評估臺灣第一階段新世代作家的表現。

特別是，緣於從來小說就與現實有較緊密的貼近，這一卷兩冊的「新世代小說展」，較諸詩與散文，更契合於前述臺灣文學的主要精神。以選入本卷兩冊的卅一位新世代小說家的作品來看，雖然仍只是衆多新世代的部份（還有一些傑出的現役作家未能參展），但他們分佈在戰後的各個年齡層上（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七年），連貫而下，相當程度象徵了這些作家在臺灣文壇的新生代表性。他們之中，幾乎都出生於臺灣，成長於臺灣，他們腳踏臺灣土地、頭頂臺灣天，眼看四十年來臺灣的發展，自自然地筆下也就宣洩出了臺灣的色彩。由於歷史的錯弄，他們分別擁有不同的籍貫，但這並無損於他們四十年臺灣經驗的擁有，他們寫的也許是個人的愛恨、也許是時代的悲喜、也許是現實的明暗、也許是未來的寓言，外延各自殊異，意識各有分歧，但本質上都是整個八〇年代臺灣時空的產物。他們在作品上所呈現的分立特色，使本卷小說選洋溢著新世代作家的實力與光熱；統合起來，則正是戰後成長的一代之臺灣經驗的完整給出。

透過這種創作分立與經驗統合的特色，我們乃就更有理由對發展中的臺灣文學抱以樂觀

。他們是純粹由戰後的臺灣土地所孕育出來的作家，在共同面對腳下這塊土地的共通立場上，容其各有所偏，卻也各有所長，他們的作品初步印證了他們的文學省思與創作路向乃至於意識型態，忠實地反映了目前雜然並存於臺灣的繁複、紛亂的現象，但可喜的是，他們的包袱較輕，有可能他們之中將產生值得仰望的文星，從臺灣的土地昇起，照耀著臺灣的天空，而後埋骨於臺灣的土地。只要他們願意，這種島國的宿命，絕對不會侷限他們的視野。恰恰相反，臺灣本土的深入挖掘與呈現，正是他們為世界文學提供開闊格局的最大本錢。

三

其次，從本卷卅一篇作品中，我們也不難隱約看到臺灣文學未來發展的兩組路線正在成形。它們有分立的現象，同樣也有統合的可能；有疊合的交集，也有分道的歧出。置之於八○年代臺灣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相互激盪的場景中，尤其明顯。

其一是純文學與大眾文學（註）的可能分門別立。特別就小說題材與處理技巧來看，純文學與大眾文學多年來雜然不分的局面，已造成了臺灣文學往前推進的阻礙。對作者，只有辨明他的創作歸屬，而後才有提昇的可能。八○年代的臺灣顯然已步入大眾消費時代，純文學創作之不易獲得衆多讀者已成定局，而大眾文學創作之易邀讀者垂青也成必然趨勢，作家有必要在這兩種文學層之間作一選擇。選擇純文學的創作者努力創新，不斷提昇文學的原創

性，不再計較讀者庸俗，毅然從事千年大業而終生無悔；選擇大眾文學的創作者也大可理直氣壯，在贏得大眾的認可中深入現實，充實較可能出現的貧乏，並獲得因這種努力所應得到的尊重與回饋。對讀者，恐怕也只有純文學與大眾文學分門別立，他們才可能在促成大眾文學的暢銷之餘，不致錯認這就是文學的終極，也才可能在無法消化純文學的孤傲之下，還能欣賞或至少重視這種作品的原創。從本卷所收的作品中，我們欣然看到這種分立的彰然若現，假以時日，相信大眾文學勢必會獲得應有的定位，並與純文學創作共享臺灣文學的天空。

不過，所謂「純文學」與「大眾文學」基本上還是文學範疇的選擇，無關乎價值判斷。純，未必就能保證是好作品（我們看多了純文學創作範疇中的濫作）；大眾，也不見得就會被歷史所淘汰（水滸與紅樓至今依然膾炙人口）。既是文學，基本的水準當然不能被排除於考慮之外，於是第二組路線的異同，也一樣出現在本卷所收的新世代作品之中，而不同作家對同一塊土地與現實，所懷抱的不同觀點，乃就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風格。簡單言之，一是沿承著臺灣新文學史上一貫而下的寫實主義的傳統，一是發揚著臺灣現代文學發展階段中叱咤一時的現代主義的氣質。其實嚴格以論，這兩者都是文學面對社會的必有反應，只不過一者對社會現象探深入切進的意識，一者抱冷靜旁觀的態度。一如文學史上所有爭持未決的論辯，這兩條路線的消長，無代無之，其上的傑出作家也各有斬獲，但最後輝耀於殿堂中的，則往往是兼容並蓄的大家。我們深願走在不同路線上的作家，善取對方的優點，來澆灌臺灣文

學厚實的土壤。

四

從另一個角度去推演，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立已勢所必趨，假使寫實路線與現代路線未能統合，則未來的臺灣文學必將因為這兩組路線的糾葛，出現如左混亂的局面：

- (1) 純文學本身的寫實與現代路線之爭。
- (2) 大眾文學本身的寫實與現代路線之爭。
- (3) 純文學寫實路線與大眾文學寫實路線之爭。
- (4) 純文學現代路線與大眾文學現代路線之爭。
- (5) 純文學寫實路線與大眾文學現代路線之爭。
- (6) 純文學現代路線與大眾文學寫實路線之爭。

將來如此多端的爭執與混亂，雖然可以證明臺灣文學所含括的多元而豐富的局面，但此一可能趨勢如未能及早澄清，則其雜然並存，可以預見將在九〇年代摧毀部分缺乏慧心與定力的作家，也將使臺灣文學的統合更形困難。

但假使大眾文學與純文學的分立正如預期，而文學創作的寫實路線與現代路線也能獲致統合，題材與技巧、人生與藝術的合一成為文學創作者的共識，則這種分立與統合的相互連

動，將可促使文學創作的兩大層面——純文學與大眾文學——分頭並進，相互競爭，則原來可能相左的這六組對立，可能簡化為：

(1) 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相對。

(2) 介於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之間之「中間文學」的出現。

(3) 純文學、大眾文學與中間文學的相消相長。

而那時或許才是臺灣文學底於大成的鼎立之日吧！

對編者而言，如此的推演當然只是一種期望，這些新世代作家自有他們自己要走的、長遠的文學旅途。我珍惜本卷卅一位有潛力、有實力的作家，他們參展的作品，有絕大部份原刊於自立副刊「新世代小說展」（七十一年十二月～七十二年六月），小部份來自各報副刊，但同樣都展現了新世代作家對於臺灣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的所見所思，發揮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創作才華與水準。他們精銳的作品，本身就洋溢著分立的異采，也預示著統合的可能。那麼，就讓我們直接進入作品，來分享這卅一顆新星各自閃耀的光芒，以及共同點亮的天空吧！

一九八五、八、十八、南松山

（註）關於大眾文學的定義，有必要作個交代。據編者為林崇漢推理小說集「收藏家的

情人」(七十五年林白)所寫序言「推之，理之，定位之」一文：

大眾文學是①以大衆化爲目標，②以當代社會大衆關心、興趣的題材爲內容，③運用創作者多層面的人生知識，④透過大衆傳播媒體的推介，⑤以吸引讀者娛樂爲手段，⑥達到作者與讀者共同思考人類命運爲目的的一種文學。

此一定義臚列六種條件，多半(特別是①)⑤)是大衆文學所必須具備，也可藉以分辨大衆文學與純文學的異同。(易言之，就純文學創作來說，①)⑥均非必要，可有可無，即使完全將之排除，也依然可以成立。大眾文學則否。)

目 錄

分立與統合	向陽	三
陳君的日記	鍾延豪	一三
長亭	蘇偉貞	三七
祠堂	吳錦發	八九
蝴蝶變翼	王定國	一〇九
王以豪與錢嬾華	保真	一三三
傻瓜	小赫	一五五

留情

羅芙蓉 一七七

老鼠

呂則之 二〇七

酒與刀

李 赫 二三三

香格里拉戀歌

王幼華 二四五

十萬火急大贈送

林 或 二七五

天鵝之歌

林佩芬 二九五

站在時代頂端

蔡澔淇 三〇九

兩個女人

鄭寶娟 三三一

透明人

張大春 三三九

陳君的日記

鍾延豪

世上的愛是極其衆多的，然而陳君沒有得到，那裸身的女子及其瞎了一集眼睛的弟弟亦沒得到。他們在這年代中，均慘然地掉落在黑暗中，無從知悉光明的溫馨；對他們而言，掙扎、呼嚎，似無補於他們的際遇。

要準確、完美地表達一件事情，似乎是越來越難了。對我這個鄉村的國文教師而言，數十年來，我自讀書而至於教書，始終在文字語意中耗去所有的精力與時間去瞭解別人的思維——這母寧是艱辛而喫力的工作了，尤其是在這凡事皆得講求怎樣直搗人心的時代裏，我的工作便益發使人覺着無奈與痛苦了。

然而今天我卻義務地擔負了一個額外的工作，因着某種特殊的原因，我拋去了一些職業上的倦怠，而妄想以下的文稿中，準確地表達出我對一件事物的瞭解。而這些文稿並非我所寫成——我只是條析演繹，在一疊雜亂塗鴉的紙片中，勉爲其難地湊出似是而非的屬於一個人的遭遇罷了。

文稿中大體以日記的形式記載，雖則有時難免日期倒錯或文句跳脫，但我相信那僅只是有礙文學的美感罷了，並不損它涵含的內容。

這些文稿的所有者，陳志和先生，其生前的諸般作爲，我從未知悉。只緣於在他自絕後，他的母親前來求助于我，囑託我將其獨子所遺留的文稿整理以爲悼思之用，而使我一睹這深邃靈魂的機會。

陳志和，他的行事及其抱負想法，雖然不見容於社會終而引頸自斃。但我以爲縱是惡人，亦有美善的一面，又何況他並非惡人，只是受害者而已呢！

元月十六日

無端地，又興湧起弟兄們木然的臉孔了。昨夜噩夢連連，對那島上硬冷屋舍所存有的心悸，再次使我夜半驚醒。似地獄中無可逃遁的輪迴，就如附骨之蛆，啃噬心神。

忘去吧！那夢魘般不可逃避的十年……

元月十七日

倒是小蔡及周老的溫熱臉孔，使那遙遠的海島，仍有一絲感懷呢！中午，在大學附近進食，拿着餐具排隊時，「菜——盆」那聲吆喝又似在耳邊響起。總是小蔡，搶着替周老把木盆推出去的吧，這個山地傢伙，倒是有無盡的血性及正義感，也虧得那樣的血性，使得十年漫長的磨難，我猶能心志清明不曾失去求生的念頭。

唉唉！小蔡，有生之年，有否再見的機會呢？

元月十八日

應徵的信函，仍然沒有回音。十年間這社會彷彿進步恁多，五光炫麗的店招、豐美的櫥飾、精緻的飲食，總使人體會到，這個社會已非十年前那種匱乏及無所進步的貧窮了。

然則這一切物質不匱的背後，是否有同樣比值的愛心及關懷呢？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坐牢者，大眾會對我有着怎樣的態度呢？

我曾因這社會的匱乏及不平而犧牲了十年自由，那麼，我有資格在這富足之後，得到一

些補償嗎？這樣子的念頭，毋寧是很愚蠢的吧。

那時候，年輕的心充塞着理想，不平於政治的專斷，更忿忿於財富的分配，而終至身陷牢獄，背負了叛國的罪名，然而，這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到底向自己證明了什麼呢？——一連串的愚蠢罷了。

元月十九日

管區的警員今天又來例行訪問。

如同以往，胖傢伙仍然第一句話便提到工作的事，我苦笑着，而他卻嘿沉沉地笑了起來：

「老弟！別作傻事喔！」

雖則十年間死寂規律的生活，已使心緒靜如止水，不知快樂、痛苦、驚懼、憂慮爲何物，但那老兄的嘿笑，卻頗使我神經緊張起來。

「我……」

有時候，我想一個人真必須對自己的行爲負責，尤其像我這樣總使自己陷入絕境的傻蛋；爲什麼要不安的搓着手掌呢？那豈非暗示着，我正有這個企圖嗎？

譬如昨日，我到郵局提款，正伏在桌上寫着單據時，冷不防有個中年太太，推了我一把：